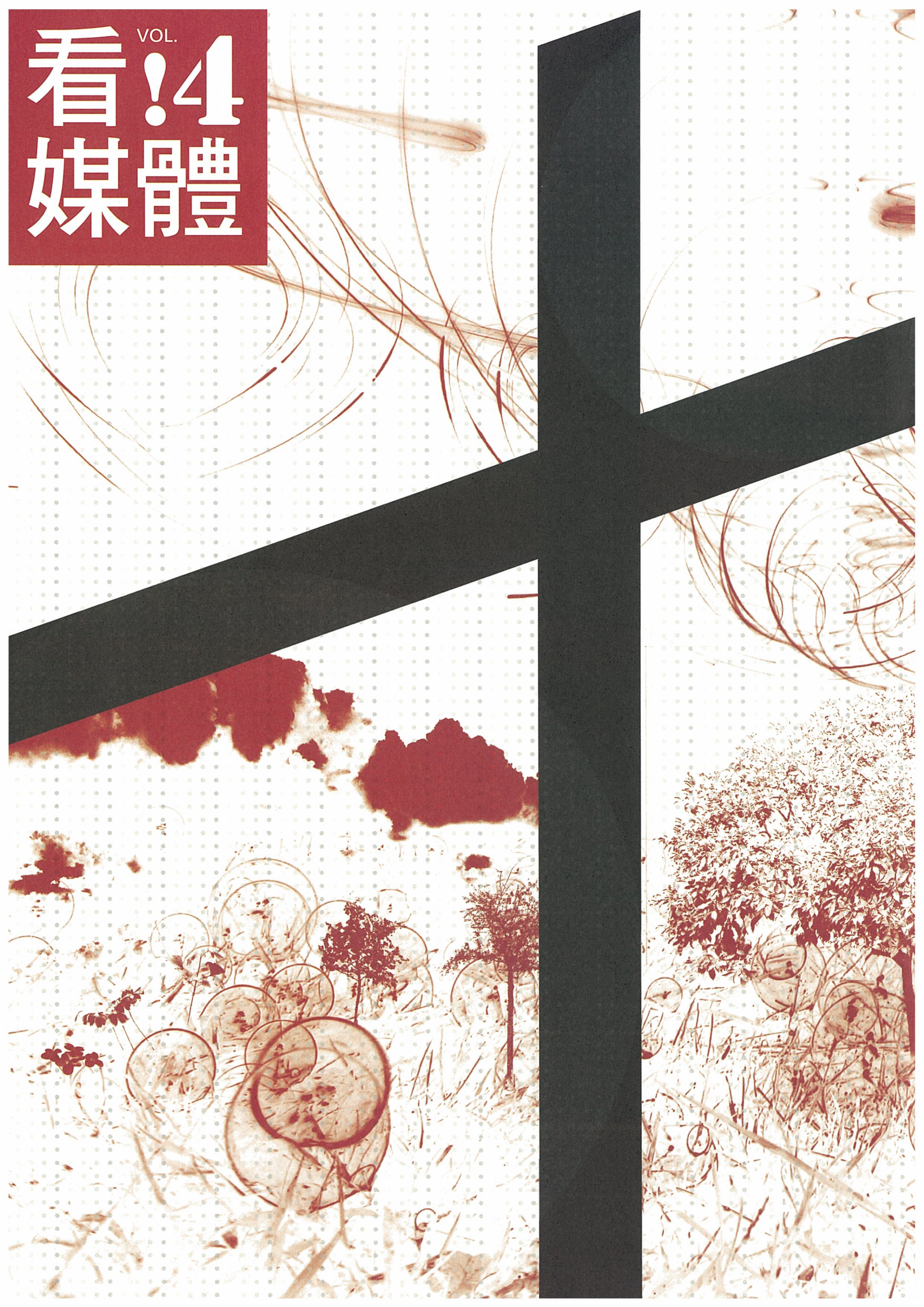


VOL. 4
看!
媒體



看!4 媒體

VOL.

發行人：管中祥
主編：蔡蕙如
執編：林玉鵬
鄭凱同
吳儒佳
美術：曾曼琳
編輯：卓曉青
劉惠中
陳琬尹
何思瑩



MEDIA WATCH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電話：02-2364-3062
傳真：02-2364-3032
劃撥帳號：19419651
網址：<http://www.mediawatch.org.tw/>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十號六樓之一

編輯室報告：

媒觀十年，在媒改路上所累積的經驗與自省，則是推動我們一起走下去的動力。本期的「看！媒體」將從組織者的角度，重新省思我們於理念的推動上，在不同形式的實際工作狀態中，所遇到的困難與經驗，誠實地與讀者分享。

此外，對於莫拉克風災的報導與觀察，這次媒觀志工們訪問了主流媒體與公民媒體，看看他們報導風災新聞的點滴。而網路作為這次風災救援與資訊傳佈的角色，也不容小覷。

11月21日是媒觀十週年的座談會，歡迎您一起來，為媒觀加油打氣，也感謝您在媒改路上，一路相挺。

十年主題：媒改十年再出發

- 04 (1) 我們可以努力更多 管中祥
- 08 (2) 這是誰的優質節目 吳儒佳
- 10 (3) 卯上主流，也得卯上自己 鄭凱同
- 12 (4) 在專業與非專業間擺盪 林玉鵬
- 14 (5) 社大之於我是什麼 蔡蕙如
- 16 (6) 這些日子我看自己 許婉鈴
- 17 (7) 你是哪一種類型的電視觀眾 媒觀占卜社
- 莫拉克之後**
- 18 (1) 災區報導不能只搶快：專訪公視記者林曉慧 卓曉青
- 20 (2) 身處災區的公民報導：專訪PEPOPO召集人余至理 郭宜婷、陳芃瑾
- 21 (3) 我們怎麼看莫拉克新聞報導 吳冠瑩、陳芃瑾、劉惠中、卓曉青
- 22 (4) 網路時代下的災難報導：專訪部落客龜趣來兮 劉惠中
- 24 媒體觀察站·災難新聞中的記者角色與創傷 陳琬尹
- 26 發揮互助與守望的力量：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陳琬尹
- 28 他山之石·集體力量不容小覷：簡介公民新聞平台 李怡慧
- 30 媒觀行腳·九十八年度七至九月 吳儒佳

<http://www.radio.mediawatch.org.tw>

線上收聽
〈媒體觀察站〉

捐款

NT.1000
可獲媒觀報告、優質節目專刊，另可獲下列贈品擇一

NT.2000
可獲媒觀報告、優質節目專刊，另得攝影集《家園重見·走過九二一》，或下列贈品七擇二

NT.5000
可獲全部贈品，數量有限，若贈送完畢，本會將以其它贈品代替

贈品

BOOK
台灣傳播研究史、解構媒體：媒體公民交戰守則、新聞控制與反控制

DVD
把名字找回來、那一天我丟了飯碗、有怪獸、舞影者、文化干擾

我們可以努力更多

文：管中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在還沒進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之前，我是個媒體改革運動的參與者，也是觀察者及研究者，但坦白說，那時對於媒體所作的工作並不都認同，即使當了兩任的董事長，也是如此。

『維護新聞自由、落實媒體正義、促進媒體自律、保障人民知之權利』是媒體的成立宗旨，當時關切的焦點在於如何讓媒體脫離政黨控制，並透過媒體自律與社會監督讓媒體有更好的表現。

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自由天空，再加上斤斤計較的資本主義市場，媒體怎可能輕易自律。於是媒體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內容監督上，針對腥爛的內容，開了一次又一次的記者會，讓社會了解到過度

競爭下的媒體問題，在大家的努力下，有些節目因此停播。

只是，內容監督有時就像是一打地鼠」的遊戲，如果沒有持續或強大的社會力，並且同步進行結構性的改革，那麼被強壓下的「地鼠」會隨時冒出，被停掉的節目也會故態復萌。並且，某些反對「腥爛」內容的批評，有時又太道德主義，反而壓抑了社會的多元發展。

制度與結構重整的確是改革媒體最重要的環節，然而，談結構改革，若不從內容監督著手，很難引起社會共鳴，畢竟對許多人而看節目的好壞，是直觀反應、是最切身的感受，文本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往往是最遙遠的距離，不

易理解與行動。

面對這樣的窘境，作為一個社會改革團體必須思考，監督什麼樣的媒體內容既能符合社會正義，又不限制社會多元發展，並能引起社會認同，成為改革媒體的有力量？

二〇〇四年開始，媒體進行了一系列有關精障者與原住民媒體再現的觀察與評鑑，自此，我們對媒體內容監督聚焦在身心障礙、同志、新移民、移工、性別、原住民、樂生等，過去媒體改革團體較少關切的弱勢人權議題。我們除了觀察，並且採取實際的抗議行動，不僅成為媒體重要的工作方向，也是與其它公民團體結盟，共同行動的重要節點。

媒體會對弱勢者污名化呈現，除了是因為這些社群處於媒體生產過程或社會結構的弱勢地位，也因為資本主義的獲利心態，將弱勢者苦難視為販售的商品，以及在媒體政策上，缺乏合理分配制度規劃，弱勢者遭到噤聲，傳播權無法落實。因此，我們致力於建立多元媒體結構的傳媒制度與公共廣電集團的推動，試圖解決傳媒窘境。不過，造成弱勢者污名化更大的因素是來自媒體工作者及整體社會的「文化政治」，因為社會價值所產生的既有偏見，往往預先設定了我們立場，限制了我們的視野。

於是，我們試圖釐清文化與政治經濟的交織的網路，並採取實際的翻轉行動，作為改革媒體的進

路。因此，媒觀參與了「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紀錄社會的弱勢者與NGO如何對抗龐大的政商體制，並將他們的聲音透過網路傳達出去；我們也在社區大學開設公民媒體課程，培力在地民眾透過簡便的攝製器材關心與報導地方事務；並且將原本推廣媒體識讀的「媒觀講堂」，轉型為強調文化生產與再現、文化多樣性的講座課程；而「卯上主流——媒體與文化行動記者營」的舉辦更是希望未來的媒體工作者實際接近弱勢群體，從被報導的

處境來理解社會，打破媒體「專業」盲點，突破「文化階級」的限制。

這些作法有別於過去媒體改革的路徑，雖然會遇到諸多突破的限制與困境，但對媒體改革運動而言，不僅是試圖擴大與深化改革媒體的面向，也藉此反思媒體改革侷限，培力媒改運動的組織工作者。

我曾在卓新基金會出版的「台灣傳媒再解構」書中提到媒體改革

運動的反思：

●● 透過政策研究和政治遊說是當前進行媒體結構改革重要與必要歷程，但卻不能因此陷入困境，忽略了集結社會力量的重要性，亦即深入基層、了解群眾，與公民一起思考改革媒體的種種可能；媒改運動並不能忽略進入草根，召喚公民的重要性，同時必須思考，媒體改革運動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媒體改革團體的媒體想像與草根民眾有什麼樣的關係？媒體改革者的理念如何化成群眾語言？如何與民眾溝通？如何自我

批判與反思，謙卑學習地方知識？以上種種是社會運動者必要的社會歷程，亦是改革媒體的關鍵之一。

也因此，媒觀這兩年花了許多心力「走入基層」，推動社區大學媒體識讀的課程。這其實不是件容易事，許多朋友前仆後繼投入社大的媒體識讀教學，但過去除了永和社大，少有成功的例證。主要是因為許多人認為「看電視不是很簡單，為什麼還要學？」，再加上媒體識讀的成果

Photograph by
mediawatch
on Flickr

MEDIA
WATCH
ACTION!

捍衛新聞自由
反對非法監聽、不當搜索
要求保障人權、盡速立法
連署聲明

旺旺中時集團
的嚴正呼籲
言論自由與新聞專業
勿殘害

不易展現，也很難引起民眾的興趣。即使如此，我們仍投入相當的人力在宜蘭、板橋、淡水等社區大學開課，雖然人數往往不到十人，甚至只有兩人，也得自行負擔講師費，但對我們而言，這絕對是值得，並且應該作的事。

社大開課需要「經營」，必須長期累積，我們不只要透過媒體識讀教育來改革媒體，更重要的是希望促成社區公民運動的發展，藉由這樣的課程，反思媒體建構的「理所當然」想法，並且透過公民媒體的培力與實作，關心在地社區的公共事務。

事實上，在社大開課對於改革運動組織有著更重大的意義，與我們說我們是在社大「教學」，但實際上卻是「被教育」。我們必須要貼近民眾，向人民學習，因為，所有的改革力量都必須來自於草根，在地的現實與知識更是形成力量的關鍵；專業的NGO有許多自以為是的傲慢與盲點，透過社大的課程，不僅讓我們了解

自己的不足，也是組織工作者自我培力的重要過程。

然而，即使我們再怎麼開闢多元的改革路徑，採取文武並進的行動，仍然無法滿足社會的期待，例如，曾有網友在媒觀的Facebook留言表示：

講了那麼多也改變不了現實生活中收視率的迷失啦!!象牙塔裡的高談闊論如何影響到群眾，光是政黨議題就可以撕裂人心分裂族群，新聞自由無限上綱，無牙的老虎如何抵抗第五權：也對啦!~~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僅限於觀察二字~~

我們不只觀察，也有行動，有時聽到這樣的批評，都想先問對方：你向媒體表達過意見了嗎？如果自己都不願參與，又何必期待別人幫你解決你的不滿呢？但話說回來，這樣的批評也有其中肯與實際之處。

我們是民間組織，沒有任何集團的支持，也不是「公權力」，我

們甚至得經常陷入「生存」的困境。使得解決媒體亂象，只能「盡己所能」，無法面面俱到、招招致命，有所遺憾。為了補足自己的有限，擴大社會參與，媒觀設計了各式各樣簡便的抗議方式，例如：網路自動申訴系統，以及載明媒體申訴專線的酷卡，無非是希望民眾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向媒體表達意見，和我們一起改革媒體。

其實，我們不是救世主，任何公民組織也不是救世主，社會改革能否成功，在於公民有多大的動性，有多少的實際行動。坦白說，我無法保証打一通電話就能讓媒體改變，不過，我確信，我們如果不反應，媒體不但聽不到我們的不滿，甚至會認為我們同意他的作法，但事實未必如此。更何況，在媒觀的實務經驗中，許多媒體內容的改善、許多改革運動的落實，都是來自公民一點一滴行動累積。改革媒體或社會改革未真的那麼難，是人人皆可作，但，不行動，就不會有改變。

媒觀行動力受限的另一個原因費有限，捐款僅是我們經費來源一小部分，其它則是前兩任董事會的募款結餘，以及，相關的專案執行。

雖然我們向政府或其它單位申請補助或專案計劃，但只作我們認同的工作，並且，從不會因此減少對政府不當作為的批判。一開始，我曾質疑這樣的經費來源是否合宜，不過，好友何東洪說：這些都是我們納稅的錢，把錢拿回來作我們該作的事，有何不可？

不過，這也使得我們和許多NGO組織一樣，花了不少心力在處理「文書工作」。有次和同樣參與社會改革運動的綠黨秘書長潘翰聲閒聊，他說：「台灣優秀的NGO工作者都去『案子』了。」這句話未必百分百正確，但卻真實透露的出NGO工作的困境與無奈。雖然我們被迫「甘之如飴」，吃苦當作吃補，但如何突破這樣的窘境，維持生存，也成了我們日

常的工作項目。

其實，NGO工作的主體是NGO的工作者，而非「領導者」，工作者必須有更多閱讀、觀察、構思、行動、反省與培力自我。但許多時候，我們陷於物質條件與人力的現實，忙碌於「專案」與改革工作之間，不僅許多該作的事無法盡情揮灑，相反的，也折

損了許多人的熱情與氣力，更遑論如何讓工作者成為主體。這樣的現象雖顯現出台灣改革運動的無奈，也反應出領導者及現今公民社會的有限性，我們還有諸多未完成之事。

就在這篇文章暫告段落前，芃瑾寄來了「給媒觀的一句話」←

*Tomorrow
our seeds will grow,
all we need is
dedication.*

**EVERYTHING IS
everything.
WHAT IS MEANT
TO BE, will be.
AFTER WINTER,
MUST COME
SPRING.
Change,
IT COMES
EVENTUALLY.**

這是歌手 Lauryn Hill 所演唱的《Everything is Everything》，的確，媒體改革的種子就快發芽，我們需要更多的奉獻與努力。我不敢說，我們的努力對台灣媒體生態已有多大的改變，但我知道，我們可以努力更多。順著這首歌的歌詞前進，也告訴著我們前途的確光明←

最後，我必須說，媒觀的工作人員絕對比「董事長」辛苦百倍於媒體改革的事務上，在此，我要向媒觀的同仁，以及和我們一起打拼的朋友獻上敬意與謝意。

大家繼續拼下去！

這是誰的優質節目

——為什麼我們要做優質節目評鑑

文：吳儒佳（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秘書）

如果要舉出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自成立以來所辦過最長青的活動，大概非「兒童暨青少年優質電視節目」推薦莫屬。從二〇〇一年舉辦以來，迄今已有九年，即便扣除掉二〇〇五年因故停辦的一年，仍是個舉辦長達八年的活動。以一個成立十年的組織來看，這確實不容易。畢竟NGO團體總是要把資源花在刀口上，沒有太多奢侈浪費的空間。

作為一個觀察、監督媒體的團體，大部分時候，難免跟媒體處於緊張、對立的關係。相對於其他批判、抗議媒體的行動，舉辦優質節目推薦目的不是要做公關，而是著眼台灣兒童、青少年節目的相對貧乏，而少部份認真製作的兒童、青少年節目，夾處在百餘頻道叢林中，也不容易被

發現。因此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一方面鼓勵、感謝製作單位的用心；另一方面，也藉此喚起民眾對兒少傳播權益的重視。

有別於一般獎勵優良節目的活動，媒觀的「優質節目」除了學者專家之外，一開始就找來「非專業」的評審，包括一般家長、基層教師、學童，以及後續加入了NGO團體工作者，這樣的評審組成，說明我們希望推薦結果是多元而且貼近觀眾生活的，能夠反應電視收視族群的想法與喜好。另一方面，在評選指標中也強調節目要有「當事人觀點」。例如，節目是否有兒童觀點？是否有青少年代表說話？是否呈現了在地人的想法？

另一個特點是，「優質節目」推

薦大概是台灣目前給獎活動中，少數（如果不是唯一）採預先推薦方式的。也就是說，有別於一般給獎活動大部分是在節目播出後才給與獎勵，我們是在節目播出前就先予推薦，以達到鼓勵即時收視的目的。當然，我們沒有這麼天真以為這樣就能有效改變收視數字，而這項特點在實際執行時也不免遇到一些困難，例如，現實上多數電視台的新上檔節目，都是在播出前不久才確定內容，後製完成，以致我們無法要求更多時間來完成評審作業。

此外，光是告訴民眾哪些節目值得收看還不夠，為了彌補「量」推薦的不足，媒觀其實希望節目製作單位與觀眾之間有更多「質」的對話機會。因此，我們在每季推薦結果出爐後，會邀請一至兩位

節目製作人於「媒體觀察站」中接受訪問，利用更完整時間表達他們製作節目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我們意識到，媒體識讀教育才是最終目的。而這也是我們搭配優質節目推薦活動，每季出版「媒體觀察專刊」的目的之一。在專刊中除了刊登當季推薦節目名單之外，每次搭配媒體識讀文章探討媒體的再現問題，媒體的刻板印象等。近來甚至不惜成本廣寄全台的小學，無非是希望更多人可以接觸到媒體識讀的相關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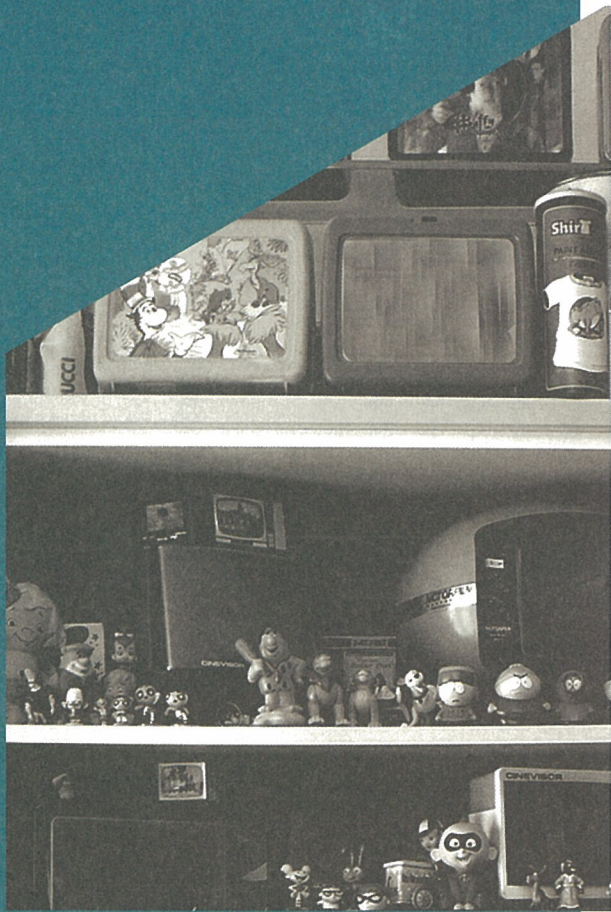
然而，優質節目活動執行至今，不是沒有遭遇過危機。過去也曾因為活動出現許多無法克服的瓶頸故經檢討評估後停辦。當時發現的主要問題包含評審招募不易及代表性的疑慮，評審過程的瑕

疵，推薦節目重複比例過高，參與頻道的逐漸減少，以及媒體效應的遞減等。另一方面，台灣電視環境的改變，需要結構性的改革，原本期待、鼓勵製播更多適合兒童、青少年觀看的節目的用意，在現有媒體生態下，著實難以取得成效。評估活動投入的人力、物力與效益的不明，或說逐漸降低，故決定停辦。而後，由

於在外演講時感受到聽眾對此的需求，故恢復舉辦，但將報名節目限定在國人自製節目，藉以鼓勵本國自製的兒少節目，並且調整修正了部分評審辦法。這些改變不能說解決了早前遇到的所有問題，然而我們的確試著以例如前述「質的推薦」，以及出版專刊等方式進一步藉此推廣媒體識讀教育。

弔詭的是，當加入越來越多彌補原先推薦方式不足的新作法時，後者卻反而有逐漸凌駕推薦活動本身的跡象。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卻仍花了主要的人力、資源繼續執行這項頻繁的業務（三個月一次），以及必須面對隨之而來的人力、創意疲態，這對急需熱情投入的運動團體而言，是不能忽視的耗損。如果說媒體識讀教

育已經取而代之成為這個活動的重點，與其不斷改善執行過程的瑕疵，不如在推廣媒體識讀教育上更加著力。更何況，不論是何種性質的評選，永遠不可能找出一個一體適用的標準，也不可能找來一群完全具代表性的評審組成，你的優質不代表我的優質。而當你學會釣魚了，自然不需依賴別人給魚吃。



九十六年度國人自製
優質節目五星獎頒獎典

Photograph by
1. mediawatch
2. Zellaby
on Flickr

卯上主流，也得卯上自己

——為什麼我們要辦卯上主流記者營隊

文：鄭凱同（薄荷葉樂團鼓手、獨立音樂工作者）

媒觀的「卯上主流」系列活動（營隊與影展），始於二〇〇七年春天的「卯上主流：媒體與文化行動記者營」。

試圖開展出有別於主流／強勢媒體的多元再現空間，一向是貫穿歷屆營隊的主旨，參與學員除了學習新聞報導的技巧，同時也透過報導此一行動介入弱勢、邊緣、被大眾忽略的社會議題，進而成為一名具備獨立發聲能力的行動者，讓弱勢的聲音得以被聽見。

「報導者同時也是行動者」的意義在於，記者並非單方面從採訪對象身上取得新聞的巧取豪奪者（高度商業競爭下的新聞工作者往往被迫成為巧取豪奪者），而是試著站在弱勢群體或被壓迫者的角

度，了解他們的處境與遭遇的問題，探究現象背後的社會結構不平等。

但這樣的設定目標，同時也成為「卯上主流」營隊在執行過程中最大的難題，首先遇到的就是「理解弱勢群體」這件事。無論是營隊課程中的同志、移工、樂生、精障者、性工作權或環境議題，對大部分的學員來說都是陌生的，要讓學員理解弱勢群體，除了講師的課程，更重要的是需要足夠的時間讓學員與講師互動，以及進行各小組的課後討論，但受限於二到三天的緊湊行程，學員提問與討論的時間非常少，以致於課程往往變成單向傳播，無法了解學員聽完課程的想法與反饋，或是對議題的理解程度為何。

另一個難題為「如何呈現弱勢議題」，這個問題又分為兩個層面，一個是「如何問問題？」，一個是「如何再現？」。訪前準備、採訪技巧、再現方式……等技術性知識，學員可透過資深新聞工作者的經驗分享習得；但在實作層面，二〇〇七年到二〇〇八年的四次營隊中，學員僅完成採訪大綱，且學員無法實際探查，只能憑藉一己想像模擬與採訪對象的互動。遷就於場地的結果，是無法達成「行動」（實地採訪、生產新聞）的目的。

直到二〇〇九年春天所舉辦的營隊，媒觀才首次與淡水的社區工作者合作，讓學員進行實地採訪，了解淡水在地的議題，各小組也必須於營隊期間協力生產出一篇報導。這次的活動除了讓學

員接觸到平時不熟悉的社會議題，也突破以往完成度不高（僅僅寫出採訪大綱）與實踐力不夠（無法實地採訪）的困境，報導的完成更讓學員富有成就感。在各組成果報告的綜合討論中，講師的建議與各組的回應都激盪出更多深刻的想法，整體而言這次的營隊算是最完整與成功的。

二〇〇九年夏天，正當完整的「媒體與文化行動」概念慢慢付諸實現的時候，營隊的規劃卻有了極大的轉向。為了讓學員更貼近弱勢群體，媒觀營隊提出「向基層人民學習」的宣言，課程中安排許多的原住民與移工議題，對記者做為文化行動者角色的思考卻變少了，逐漸偏離原本設定的目標，再加上規劃過於倉促，最後導致報名人數過少而取消。

2007夏 某體與文化行動記者營 卯上主流

01_弱勢關懷 02_經驗分享 03_採訪實做

假另類、真
象徵暴力：
卯上賣當勞
勞動顯影：移
自己搞媒體：
從主流到另類：
滴水穿石：主流
民謠風
獨立媒體實踐
影像與社運的化學
專題企劃與採訪



2009 卯上主流
媒體與文化行動記
主辦單位：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

NGO組織必須持續不斷與社會對話，才能促成議題的推展。而社會對話的進行，很多時候必須說重複的話、做同樣的事，以及處理大量的事務性工作。這些事並不如想像中有趣，但無論如何，

就是因為NGO工作者每日的事務性勞動，NGO才得以運作，組織也才得以進行社會對話。

就「卯上主流」營隊而言，無論是組織的決策者或執行者，或許

都得思考一件事：在大部分學員都是第一次參加營隊的前提下，是否有必要每次都大幅更動營隊的取向與課程？是否有和幾個固定講師培養出長期合作的可能性？偏離「社會對話」此一目的

的結果，是因為規劃者本身對「媒體與文化行動」的概念缺乏信心，或是投射過多自身浪漫的想法在營隊的課程中？還是其實我們早已厭倦重複做一樣的工作？

Photograph by
mediawatch
on Flickr

在專業與非專業間擺盪

— NGO 組織的出版側寫

文：林玉鵬（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兼職）

自進入媒觀以來，即以兼職方式負責部份出版事務，從一開始的媒觀會訊，到後來的影音產品，原則上都算是負責的範圍。整體而言，媒觀出版品已有不錯的成績和水準，但事實上仍有許多不滿意、待改進與反省之處。在卸下主編後也常常會思考這些問題。

在接任媒觀會訊的主編之前，曾參與獨立刊物的編輯工作，一直以來對於刊物出版的工作也有很大的熱情。不過，在面對媒觀會訊時，仍憂慮處理稿件時的準確度。當要下筆去「改」的時候，總是會出現「這樣改是正確的嗎？」、「只是為了政治正確而改嗎？」、「是否太個人主觀意識呢？」這些疑慮。不過，從經驗中發現，如果能在志工參與會訊編務前，有比較良好的溝通與

新聞採訪寫作的訓練，在撰寫稿件後可以深度討論文稿的觀點與寫作技巧，勢必能讓刊物的品質增加。不過，在每次的志工聚會中，總是缺乏足夠的時間可以完成所有的步驟，是我到卸任時，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

組織的事務愈來愈多，出版事務亦然，但卻又限於資源（人力、物力）。以會訊為例，雖然希冀與媒觀志工活動結合，讓志工作得參與媒觀編務，增進對於媒體改革相關事務的了解，並且增進寫作技巧。這個部分在多年的摸索後，才逐漸達到相互合作的平衡點。一方面因為會訊僅是工作人員的其中一個工作項目（另外還有其他更急迫性的、臨時性的工作必須處理），因此在籌備、討論、實做、設計與印務管

理的過程中，就時常出現延誤出版的狀況。加上志工的流動率偏高，每次在編作會訊的「較穩定狀態」時，總是又會有人離開、

有人進來，在反反覆覆認識新加入的志工、哀悼已走故人之際，又要重新介紹媒觀這個組織、重新解釋會訊的安排等等。不過志工流失的原因，則是另一個要處理的議題了。過去在經營志工時，為了要搭配會訊業務，經常會因為時間限制而趕鴨子上架，經歷過幾次這樣的方式，我們也發現這種方式會讓志工流失的更快。故開始每學期安排一個主題讓志工參與，一方面讓志工可以放慢步調來學習一些知識與技能，一方面便成每次會訊有相關的主題，搭配著志工的進度來邀稿、討論，反而讓志工與我們都鬆了一口氣。過去那種匆忙上

陣、自亂陣腳的模式，也逐漸在我們的摸索當中，發展出新的有機模式。

此外，組織對於出版的想像，也牽動著這件事務的進行。平面出版不僅只於會訊，而影音出版也並非只是把DVD完成壓製而已，更涉及行銷、通路等繁雜事務，整體規模早已和當初相差甚距。例如在接洽文化干擾的發行時，原憑藉著一股熱情，但到後來愈來愈多的繁瑣事務出現，像與導演的聯絡、字幕的調校正、乃至於後期的製作，都需要投入大量心力，更遑論之後的行銷、通路等，實已非兼職形態所能負擔。心有餘而力不足，再大的熱情都會消耗怠盡。當時時預計要同時接洽的其他國外DVD因而取消，只能改為一部一部地處理，無法

同時處理多部的發行。

事實上，正因為兼職的型態，也決定了資源上的不足，加上筆者仍需想办法找其他能維持生計的「工作」，以致於整個「流程」

很難照原本的進度。筆者後來因緣機會接觸到也有心著力於出版品的NGO，其原本的工作型態也是如此，但後期產生同樣的問題，因此最後改為專人正職處理。另外媒體本身同時有許多事

務需要處理，相對也排擠到出版的「順位」，會留在比較後端。然而，「出版」的重要性或許不及媒體其他事務，假若品質、規模無可避免的需要再提升和擴大，則勢必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若目前的確無法提供相對應的資源，那麼對於「出版」的期待應要有調整的體認。

Photograph by
mediawatch



社大之於我是什麼？——從媒體識讀到公民傳播權

文：蔡蕙如（媒觀社大課程召集人）

兩年前，第一次加入媒觀在社區大學開設的課程教學，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快要上課前，總是急急忙忙地問管董：

●我再跟你確認一次，今天的課程內容講這些梗，對嗎？●

確認讓課堂上的氣氛流暢、媒體亂象的笑點與爆點，是我一開始進入社大場域時，確認自己在與大家對話的tempo上的重要方式。

到底要怎麼順利地將「解讀媒體亂象」的知識，傳達給社區大學的朋友們知道。這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社大的學員成份，大多都是與我父母親差不多年紀、或是阿公阿嬤歲數的朋友們，我時常在想應該用什麼方式來討論這些「亂象」呢？

我就是從講笑話開始的。

這真的不是一個笑話。在社大教學現場，我發現再怎麼重要的理念、再怎麼應該被大家所認識的各種媒體亂象，如果無法告訴大家「這跟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也很難繼續提起大家的興趣。

透過日常生活的體驗與認同感，重新討論與理解媒體與我們生活中的關係。經由「笑話」——這裡的笑話是指各種媒體幕前幕後的軼事、表達自己在這些媒體問題中，其實深陷不已，而又如何找出生存之道。我覺得在討論各種公共議題時，如何鋪陳問題、如何陳述問題背後的結構因素、如何提起討論改變的可能性，這個順序很重要。

如果我們在社大上的課程名稱叫做「新聞學理論」或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應該無法吸引更多的人來。所以必須在課程的名稱上、形式上、內容上，都要先以「吸引人」為優先，在充滿笑話與積極參與學員互動的過程中，將想要討論的「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媒體」、「媒體近用權」、「傳播公民權」等概念，融入到實際的例子與生活中，這樣的溝通與討論，才有可能。

所以一開始在媒觀在社大開課的時候，人數都不多。大多來到課堂上的朋友們，很大的比例是幼稚園、中小學老師與家長，很多對於媒體亂象會如何影響下一代的家長與老師，很希望可以在這樣的課程裡，得知電視、網路、

漫畫等這種媒介與孩子們的關係。但是，僅有這樣的課程，卻也無法再吸引更多朋友來，為什麼？

經過幾次的討論，我們發現在社區大學的課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期末成果展」。透過一個學期的學習、討論與習作，大家能夠在學期末互相分享、展示彼此的作品，做為這堂課學習的成果。所以，在接下來的社大課程設計中，開始從社區新聞採訪寫作的單元，來吸引更多人的興趣。

從採訪寫作到攝影剪接，以及與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台peopolo的教學合作，增加社區採訪課程之後，課程人數比起過去增加不少。這個方式讓大家可以認識



主流媒體問題之餘，可以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社區觀察報導」。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學員都可以馬上進入「觀察社區」的狀態中。在一開始的課程設計裡，對於「如何培養觀察社區的眼光與興趣」的漸進式引導，是相對不足的。以致於一開始，大家是在「趕鴨子上架」或「不之所云」之中，匆匆忙忙地完成期末作品。

不斷摸索的過程中，我們逐漸找出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大家做好暖身的準備，透過不同議題的討論與意見的交流，讓大家對於社區議題的多元性、開放性，能有更多的認識。不過，對於很多既

定的刻板印象與意識型態，仍需要更長時間的溝通與討論，才會逐漸生出同理心。

除了社大課程的形式與內容的籌備以外，還有兩個層面是我們過去著力不夠，而最近逐漸找出問題癥結，並且期望開始努力的則是——師資內部培訓與開拓社大據點前的「搏感情」。

過去我們企圖在更多社大開設新據點，但卻因為師資不足與培訓準備不夠，導致人力資源、心理壓力與適應不良的種種狀態下，不僅讓老師挫敗，也讓課程無法延續。加上開設新課程之前，並未有相當的時間，去在地的社大進行更深的認識、了解與更多議題與活動的參

與，導致新開的課程與新接觸的社大，兩者像是第一次見面就說要結婚的新人，在雙方不夠充份瞭解的情況下，即便花在多力氣宣傳，通常也很少人來報名。最後當然等於離婚收場。

所以，當我們發現這個問題接二连三在幾個新開設的社大課程中發生後，企圖重新建立我們與新認識的社大工作人員的關係，試著找尋我們與該社大的關係與相處模式，並且利用公民週活動與更多時間的理念闡述、概念討論，讓課程開設之前半年，兩方都花更多時間了解，一門「搞懂媒體——做個獨立特派員」課程，有多重要了！

所以這一兩年來，我逐漸認識到社大的種種面貌，也是從許多錯誤、誤解與緊張中體驗出來的。所以，社大之於我，應該是一個總是讓我準備充滿幹勁的學習場。

對於媒體而言，媒體改革運動有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希望藉由媒體識讀教育，也就是所謂的「解讀媒體亂象」。第二個層次則是希望在具有解讀媒體亂象的能力後，開始想像、掌握「公民傳播權」的可能性。

社大無疑是一個非常適合討論媒體亂象、進行公民傳播權實踐的地方。但是，我們是否已經做好進入的準備：解放知識與更開放且積極的公共討論場域。



Photograph by
mediawatch
on Flickr

這些日子我看自己

— 媒改生力軍的側面觀察

文：許婉鈴（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專案助理）

自校園畢業後一直處於不穩定的工作狀態，這樣高汰換率的勞動狀態，其實有一部分得歸咎於自我對生涯規劃的不確定，以及高度自由選擇下之恐懼。話雖如此，但心底深處那不知哪來的正義感，與對社會所抱有的想像卻不停驅使著自己往某處前進。

身為傳播相關科系的畢業生，待在這樣一個以媒體觀察、媒體教育為理念之非營利組織工作，對於基金會所處理之業務應是駕輕就熟的，但反觀自我卻存在著許多的矛盾與掙扎，這之中的問題除了自我的不成熟還有更多其實是來自於對於非營利組織的不夠認識與存在的過多爛漫想像。

進入基金會工作已邁入一百多天，這些日子在高度的自由摸索

中堆砌前進，實在令我於前期工作的狀態中無所適從，卻也在錯誤中不斷學習成長。以廣播節目來說，必須站在後設的立場來看媒體報導各類議題的問題，讓我在製作廣播節目初期產生非常多的自我質疑。那種空洞無法直指議題之問題核心所帶來的無力實在令人難受。

回頭想想如果要深究每個事件議題本身的問題並做討論，自己抑或是整個工作團隊在處理各項繁瑣行政庶務之外，是否仍有餘力熟悉、準備功課？並能透過全國聯播的傳播平台，使得議題的多方觀點被看見且完整呈現？我想農村再生條例及核廢選址即是一

提供解答之例證。

但隨著這些日子也漸漸釐清節目

宗旨，及存在之必要性而稍感平靜。是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如同夥伴所說，廣播節目的確也正在透過討論各項媒體之問題帶領著聽眾開啟了另一扇看待事物角度觀點的窗口。自己在此之中需得付出更多努力，以厚實自己在面對各式議題時，能具有更深刻的眼光及思考。



這條路漫長艱辛，加油！ ■ 魏莉雯 Daisy / 佳音英語

因為媒觀，台灣更有生命力！因為媒觀，發現生活的正確資訊！媒觀10我為你加油！ ■ 陳家豐 Eric / 服役中

因為你們，台灣眼睛還在。加油！ ■ 黎思驊 / 公民記者

媒體改革，不能沒有你！ ■ 吳儒佳 / 媒觀秘書

迎向勝利，直到永遠 ■ 馮建三 / 古巴後援會

起來！現在才三點，媒改好激烈，你怎麼還在睡！ ■ 匿名 / 公務員

媒體螞蟻雄兵，可攻占松山機場，也有希望上101大樓。遍地是螞蟻，群聚力量大 ■ 李美梅 / 社大學員

媒觀，眾人之益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皆備矣！ ■ 陳柏宇 / 海星 / 學生

散播溫馨聲散播愛，提供多元觀點，別小看自己的影響力 ■ 張玉芬（小芬） / 國小老師

一句話道不盡我心中的千言萬語（啊，一句話了……） ■ Maetai Yukino

衝衝衝！拼了！！ ■ 戴君穎

媒體改革坐著談，坐著就不想站起來 ■ 大便 / 台灣蚵仔煎研究學會

媒觀：我們都是改造社會向上提升的力量 ■ 高隆民 Eric / 金融業

什麼？我以為媒觀已經二十年了！ ■ 何榮幸 / 中國時報副總編輯

感謝媒觀，讓我更看清這世界 ■ xaverigg / 國小教師

強有力的媒體監督者、閱聽人的權益捍衛者，一起「看」媒體！媒觀馬力秀過了再上！ ■ 吳澤山 / 社大學員

媒體亂象，全民監督，支持媒觀，驅魔降妖 ■ 范姜峻宏 / 拷秋勤樂團主唱

保護專業熱情 / Protection Profession and Passion ■ 許瓊文 / 政大廣電系副教授

要化解媒體亂象可能是百年大計。希望媒觀百年以後還沒關，百年以後才能關 ■ 吳東牧 / 公共電視獨立特派員製作人

一個充滿活力的媒觀讓我對媒體改革保持信仰和信心 ■ 魏玠 / 交大傳播學系副教授

媒改路上，有你真好！ ■ 洪貞玲 / 台大新聞所副教授

Keep going, keep watching. ■ 胡耿維 / 有怪獸主角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 Eric / 學生

媒觀讓我們看到台灣媒體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 劉大刀 / 學生

「媒觀」十年後的進步性格，使它成為台灣社會令人驕傲的另一面鮮明昂揚的旗幟，期待「媒觀」再創引領媒體文化進步的十年。 ■ 郭力昕 / 文化評論者

因為媒體沒有好好觀察社會，所以媒觀必須好好觀察媒體，同志們，請繼續向下一個十年挺進吧 ■ 邱家宜 / 卓越新聞基金會執行長

媒觀在過去十年促成了台灣媒體公民改革力量的集結、成長、與茁壯，未來也將持續是提升媒體表現的重要推手 ■ 劉昌德 / 媒改社召集人

在媒觀十歲的生日，祝福媒觀完全沒事可做、功成身退的那天趕快到來 ■ 盧俊穎 / 大傳學生

好「家」在，有媒改 ■ 蔡鴻濱 / 教師

媒改路倍極艱辛漫長，媒觀，加油！ ■ 林靖堂 / 研究生

最重要的一句話：十年媒觀，觀察媒體、關心社會，關懷世界、關於你我 ■ 卓曉青 / 學生

加油，並非在黑暗的媒體環境裡且戰且走，黑暗歸於黑暗；光明，歸於我們勤奮的腳步 ■ 陳雅萱 / 研究生、媒觀志工

媒體是台灣最大的製造業 ■ Mike Chen

媒體觀察，觀察媒體，你就是媒體，你就是真相 ■ 大暴龍 / 公民記者

唯恐天下不亂之最好置身事外 ■ 李秀幸 / 編輯（文教事業）

媒觀要過十歲生日了，感謝媒觀十年來在媒改路上的努力，恭喜你們生日快樂！對於媒體人和閱聽眾，我想說的一句話是：「媒事多關心，觀心才沒事。」 ■ 李宏文 / 兒福聯盟基金會

研發處組長，執業社工師

媒體很亂，傳媒工作條件差，我不斷質疑自己對社會公器的憧憬。但，很高興有媒觀，總讓逐漸失溫的理想一再熱血起來，相信會有更好的未來 ■ 林昶宏 / 傳學門

媒觀媒觀，與您有關。沒有媒觀，電視可關；有了媒觀，電視可觀 ■ 林麗雲 / 台大新聞所副教授

希望媒觀監督媒體能更努力 ■ 傳學生小P

在媒體亂象如此習以為常的時代，更需要媒觀來把關 ■ 陳先生 / 上班族

期許自己可以成為千分之一的助力來支持媒觀 ■ 黃淑美 / 家庭主婦

「生日快樂」 給媒觀的一句話

只要有媒體存在的一天，就需要媒體繼續努力 ■ 林同學 / 社大學員

未來艱鉅的十年，我們期待煤改加油再加油 ■ 張瓊文 / 台灣禮來公共事務協理

走過十年，媒體陪媒體成長；未來十年，期待媒體更有力，讓媒體有進步 ■ 林怡馨 / 台灣禮來公共事務副理

台灣需要長期監督媒體的力量，走過十年只是一小步，蓄勢待發迎接下一個十年吧！媒體觀察基金會，加油！ ■ 高有智 / 中國時報資深記者

十週年的煤觀，更進步的台灣 ■ 謝敏芳 / 婦援會企宣

當台灣媒體幹不好，就是需要煤觀幹得好的時候。煤觀的下一個十年，幹得好還要雙加好 ■ Wen / 台灣幹得好新聞社總編輯

一時保破財 一時保家害 千萬不可意氣用盡 雖然有阻礙 也有是非 飛入九重天 (摘錄自〈天機妙算〉歌詞，濁水溪公社，2001) ■ 鄭凱同 / 薄荷葉樂團鼓手、獨立音樂工作者

與時俱進，同時抵抗庸俗 ■ 林靖傑 / 紀錄片導演

搶救媒體，不能沒有煤觀，但更不能只有煤觀，媒體墮落，人人有力量改變 ■ 陳信聰 / 「有話好說」節目主持人

煤觀是閱聽人在黑暗中的明燈，讓我們可以分辨優質節目與新聞，加油！祝福有更多的十週年 ■ 朱康暉 / 救世傳播協會資訊部系統組主任

媒體改造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並肩作戰，是責無旁貸的天職，煤觀加油！ ■ 丁勇言 / 台灣社會民主工作室

煤觀，我愛你！台灣社會需要煤觀，煤觀需要你的捐款 ■ 羅世宏 / 中正大學傳播系系主任

祝必要的悲觀能實踐其中的前瞻，並在觀察所有現象時不只防守，更抓住機會讓更好的思維先馳得分 ■ 張懸 / 音樂創作者

在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商業廣告鋪天蓋地而來，國家機器大搞置人性行銷，媒體速食淺碟弱智的單向度社會：還好我們還有煤觀，供養大家反省批判的平台空間，提醒我們獨立思考

高度和態度。「能力越強，責任越大！」 ~ Happy birthday ~ ■ 紀文章 / 紀錄片導演

想做好媒體教育從媒體觀察開始，感謝有你給了起點 ■ 鄧宗聖 / 美和技術學院文化事業發展系講師

批判精神需堅持，弱勢族群要出頭，煤觀！加油加油加油！ ■ 台灣風信子協會

別讓媒體誤以為它已經了解了觀眾 ■ 吳平海 / 紀錄片導演

持續投好球，三振害群媒體 ■ 李秀美 / 囡仔影音公社製作人

努力的價值，在努力的成果難以看見時，益加彰顯 ■ 關魚 / 自由媒體工作者

什麼時候我們才會出現敢言敢深入掀弊、追擊與評論的媒體與媒體人，什麼時候才会有自覺驕傲與榮耀的媒體與媒體人呢！而這正是媒體觀察基金會成立與存在的價值，因為媒體與媒體

人急需要被提醒、督促、批評與鼓勵！ ■ 余國信 / 洪雅書房樓主

希望能夠讓記者站在老百姓上的那一面，而不是看到新聞不論是否關係的人權，只是覺得有利益就去做了 ■ 欣欣 / 社工員

媒體的觀察家 ■ caini / 室內設計師

期望煤觀能多加油：1. 對於無國界記者組織將台灣的新聞自由評比由50名調低到50名一事，不見煤觀對此有任何檢討與批評，頗令人失望。2. 針砭應只問是非黑白，不分藍綠。3. 中國

染指台灣媒體，以及國民黨掌控媒體，是台灣媒體亂象根源，根源不除，亂象不止，期望煤觀能對此多加著力。4. 一直以來煤觀都是少數山頭把持的組織，以致立場觀點過份狹隘偏頗，

期望未來能廣納多方賢達意見，建立公信力 ■ log

煤改無畏水波狂，社大與您同行。加油！ ■ 吳國維 / 羅東社區大學校長

「有煤觀，打開電視更可觀。」 ■ 黃嘉俊 / 紀錄片〈飛行少年〉導演

相信！堅持！世界一定為堅持媒體改革的「煤觀」讓路 ■ 陸正誼 / 群團社會福利基金會

恭喜煤觀十歲生日快樂，一路走來，有煤觀真好！ ■ 賴玉釵 / 玄奘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有句話說「假如有一件重要的事」，但煤觀做了很多事，應該有更多人一起做 ■ 張世倫

在媒體濫權的時代，媒體改革不但是民主實踐的新選項，也是台灣民主社會繼續發展的關鍵一步，讓閱聽者群起成為監督者與批判者吧，加油！ ■ 吳易澄 / 精神科醫師

為普羅大眾爭取更多知的權利，不要讓廣告化、商業化的節目佔壟斷媒體，要讓人民有機會知道《地球暖化的嚴重》並且有機會參與《如何減碳救台灣》的公共議題論述 ■ 呂俐俐 / 淡

水社大學員

煤觀不死，必有後福。希望煤觀可以與peoplo再合作10年 ■ 周志村 / 公共電視 peoplo

媒體被觀看也需要被觀察，媒體監督別人也需要被監督，這正是媒體觀察基金會的提醒 ■ 張正揚 / 旗美社區大學主任

恭喜煤觀十年有成，未來繼續打拼！ ■ 陳珊珊 / 公共電視 peoplo

請煤觀繼續加油 ■ 林玉鵬

媒體改革必須由公民、草根媒體工作者、主流媒體工作者一起共創的世界 ■ 艾爾吉

我不是征服者，我隸屬於失敗者的一方，令戰勝者心懷恐懼的失敗者。勝利的時間永遠是短暫的，失敗者的時間卻無限綿長。(引自John Berger) ■ TinTinCai / NGO工作者

災區報導不能只搶快而已

—專訪公視記者林曉慧



文：卓曉青（媒觀志工、政大新聞系學生）

「要我守著辦公室，我待不住。」

公共電視新聞採訪部副主任林曉慧，八月間兩次南下災區採訪，她認為，災難新聞可以切入的角度很多，即使赴災區採訪後的低落情緒尚未恢復，仍馬不停蹄的著手一系列「災區學童教育」報導。

各憑本事找方法 挺進災區的意義

在資源有限、環境受限的災區採訪得各憑本事，公視沒有比擬商業電視的人力、物力，畫面也少見聳動的「直擊」。有線台可以一天分三梯次人力，用接力的方式挺進災區，陸續「開發」甚至連救難隊都還沒到達的地方。公視記者往往是每走到一個點，就要評估體力、考量如何撤退、發稿，為採訪設下停損點。

「即使是同一個地方，災民的情緒、救災的狀況每天都會不同。」

林曉慧在旗山操場守了三天，她說，雖然是在人不足、硬體也不夠的環境下作業，然而，並非用盡辦法走進災區，搶快、拚別台還沒發現的地點，才是提供外界了解災區現況的最佳方式。

新聞工作者必需思考「挺進第一線」的意義。林曉慧不急著批評基於競爭心理所拍攝的獨家畫面，她說，呈現出來的好壞效果大有討論空間，「說不定你真的發現了急待救援的地方，讓外界、救難隊能趕快展開行動。」但如果通則新聞只在講記者如何費盡千辛萬苦、路多難走、風雨多大、人煙多麼稀少、本台記者最快抵達此地等等，「然後

呢？」林曉慧不置可否。

在災區，有些新聞工作者急於標幟自己第一線人員的角色，但更多時候，災難新聞考驗著記者的採訪技巧和現場觀察力。林曉慧坦言，一開始的救災狀況很混亂，以她駐守的旗山操場來說，直昇機一下來，家屬、各台記者都紛紛往前衝，為了完成工作，她也必需上前搶拍、提問，「因為這是你的工作、你的責任，沒做到，這則新聞就沒了。」

現場採訪看功力

白目問話為什麼？

在直昇機快降落時，林曉慧就會開始觀察裡頭人員的情緒，「哭得很傷心的、太過激動的，其實可以不用再問。」許多為人詬病

的「白目式問話」，如，「你現在心情如何？」、「什麼原因讓你這麼傷心？」來自於記者的不擅觀察，災民若有直接的情緒表達，她說，用畫面帶過即可。

林曉慧多會找看起來還算可以冷靜表達的人，她曾在直昇機降落前，觀察到一位心情看來平和，腳行動不太方便的老先生，當老先生一拐一拐的走到旁邊時，她也順勢避開直昇機周遭混亂的採訪群，訪問老先生「還有多少人沒下來？」、「村裡狀況如何？」這類比較能把報導做深的問題，而不是將新聞點侷限在災民情緒。

前些日子，林曉慧再度南下採訪災區學童開學，她發現，有些媒體一直要小學生回想以前一起上

課的同學，一副就是要小朋友哭給他們拍的樣子。她在採訪期間，遇過不少人看到鏡頭就厭惡、給白眼，雖然可以理解，但對沒作過這些「白目採訪」的她而言，簡直是莫名其妙。「我還覺得有些媒體主管很可惡！」她寧可相信是上層的壓力和交待，造成了某些媒體的舉動，而不是記者自行內化了災難新聞的操作模式。

難解的課題 持續的關注

走過十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和這幾年累積的災難新聞採訪，新聞專業和個人情緒的平衡一直是林曉慧的課題。剛從南部災區回到台北辦公室，看到有人在笑鬧，她總不可思議——「難道你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早先訂票要看《Blue Man Group》，也

頓時有些提不起勁的覺得「享樂是種罪惡」。

由於熟稔教育議題，此時又正值學生復學，於是她主動提議關注「災區學童教育」，「這也是其他新聞台不大可能會觸碰的議題」她說，災區走入重建期，遷村、安置備受矚目，學童的去向正是其中一大環節。

風災過後，災難新聞不是報完就算了，重建期間還有很多媒體可以持續關注的，即使是一場公聽會、研討會，只要去看、去聽、去追、去挖，林曉慧說：「一開始覺得不怎樣的小事，挖到最後，就有可能發現潛藏了很多問題！」

Photograph by

1. kenworker

2. JonathonC

3. dlzzy

on Flickr

八掌溪決到橋面 再下雨就潰堤

早沒奶粉了 小嬰兒喝稀飯餵

水漲堤

身處災區的公民報導

—專訪PEOPPO召集人余至理

文：郭宜婷、陳凡瑾（媒觀實習生、中正大學傳播所研究生）



PEOPPO公民新聞平台在此次八八水災中召喚了許多在地的公民記者加入風災報導，許多關於地方災情的報導也比主流媒體來的快速，但仍然會有人對於「PEOPPO公民新聞平台」和「個人部落格」同樣是以網路做為傳播管道，兩者之間有何不同感到疑惑，並且相對於主流媒體，公民新聞在此次八八水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為了解答這些疑問，我們在風災後專訪PEOPPO召集人余至理先生。

PEOPPO公民新聞平台與部落格同樣作為網路傳播管道，但兩者在定位以及能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異，余至理表示，PEOPPO被定位為網路新聞，就像網路上的大眾媒體，但部落格則是定位在一般網路文章，這樣的定位在網路新

聞搜尋結果上就會有很大的差別，新聞和文章不同的搜尋結果差異也會導致在能見度上有所不同，因此PEOPPO公民新聞平台的影響力也比部落格來的強大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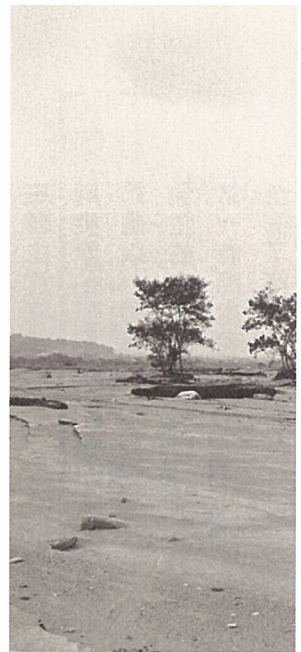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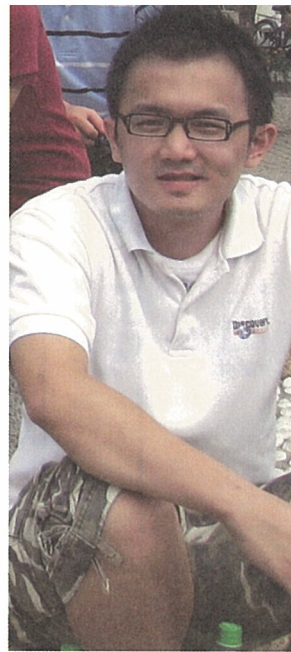
做為公民播報新聞的平台，余至理認為PEOPPO帶給社會的意義和作用，是促進在地公民彼此串連的力量，並且提供給地方有效的發聲管道，在地方上除了可以串連起關心相同議題的民眾，也可以讓各地的公民認知到在地可串連的新議題，加強草根的力量。

在這次風災中，身處災區的民眾會自行拍攝影片，並選擇將影片交給主流媒體播報，以增加曝光度，在類似如此的緊急災難時

刻，不可否認主流媒體的傳播管道比PEOPPO更具優勢；然而，還是可以發現PEOPPO正一點一滴地發揮影響力，公民將影像提供予主流媒體，與將影像放在PEOPPO平台上，具有不同的意義，余至理解釋，當民眾把所拍得的災情畫面給A電視台，那麼這個畫面只侷限出現於A電視台，不可能在B電視台曝光，而且播出的時間非常短暫；但如果公民記者將影片或文字發佈在PEOPPO平台上，可以讓所有人有足夠的時間去觀看與瀏覽，並非只是曇花一現，且目前公民記者們與NPO、NGO相互串連與協助，對風災後重建將進行長期的關注，發揮公民行動的力量。

根據向來的經驗，許多主流媒

體記者會觀察PEOPPO上的公民新聞，PEOPPO公民新聞平台成為其搜尋新聞的管道之一，進而跟進報導，由此可看出另類媒體影響主流媒體，成為主流媒體的訊息提供者，達到溢散的效果。余至理認為，自己關心的議題，唯有自己去報導，公民記者能掌握自己的論述，表達多元的觀點，跳脫主流媒體的政治與商業操作，以此次風災為例，主流媒體多半呈現災民可憐、悲慟、憤怒等的負面情緒，但其實也有許多災民們在困境中，依然抱持樂觀的態度，比如像隨行於竹蜻蜓工作隊的清大教授王俊秀，在其公民新聞報導中就提到，有些災民邊清掃淤泥，邊唱歌，面對險境，展現了幽默與強韌的生命力，也為社會注入更多正面的能量。



我們怎麼看莫拉克新聞報導

Mickey_25歲_技術人員

「那幾天看報紙都不敢看得太仔細，頭版都隨便的翻一翻。」聊到莫拉克風災報導，Mickey有感而發。

看報受驚嚇的經驗讓她對風災新聞敬謝不敏，「我還以為那是倒掉的大樹樹根，只是很像人的形狀而已。」仔細一看，她震驚的發現那是死者的照片。Mickey在颱風期間照常上班，公司的《蘋果日報》是她接收新聞的主要管道。

從那天起，她都快速翻閱有關風災的報導，Mickey也說：「新聞要不是看了沒營養，就是越看越難過。」

朝陽科大_傳播藝術系二年級學生

我覺得媒體報導的不見得全部都是事實，因為上次看到有一則報導是說，年代新聞因為為了收視率，做了假call in，後來內部的記者就投訴媒體，但是後來兩人居然被開除，我就覺得像好像記者不見得都會做真實的報導。

像是金帥飯店倒塌的畫面一直重播、還有訪問災民，都感覺是為了商業利益在做報導，而記者應該是可以深入去了解災民需要什麼，還有就是對於愛心的捐助報導太過集中，很多的泡麵、餅乾都寄去給災民，可是災民好像真正需要的東西都沒收到。媒體對於捐款資金沒有做個統整，就變成了物資過於集中，反而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卻沒幫助到。

在訪問災民的時候，我覺得記者都不經大腦問問題，例如說：「你們家淹水了，那你心情感覺是怎麼樣？」或是「你對這次淹水有什麼看法？」，可想而知，那些災民心情是很難過的，但是不知記者為什麼會這樣問問題，就覺得他們是在傷口上灑鹽。我覺得記者應該是要問的是，他們實質上需要什麼幫助，而不是問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

吳憲達_25歲_玩運彩網站執行長

「我想我們還是要給新聞媒體拍拍手。」吳憲達對於此次媒體在莫拉克風災報導的表現給予肯定。有前往災區協助救災的他認為，政府在一開始處理救災的速度緩慢，媒體和民間慈善團體比政府反應來的快，許多官員表現出傲慢的態度，引起人民不滿，而媒體盡到監督責任，拋開原有政治立場，一致地強力指責政府在政策與救災行動上的缺失；許多批評政府的報導流於口水戰，但吳憲達認為「多罵一點」所帶來的輿論壓力才能讓政府覺醒。

電視新聞多半播放災民悲慟的畫面，雖然這樣可引發民眾對於災民有更多的關懷，但還是期望能多播出一些溫暖與具有正面能量的新聞，激勵人心。吳憲達也表示，許多人都很想捐贈金錢物資，但會對捐款單位產生質疑而卻步，希望媒體能多報導有關NGO救災的新聞，或是告訴觀眾該如何有效地協助救災，提升民眾對於這些相關團體的信心。

張樹芬_48歲_商

「唉，我都開始有點想念陳水扁了。」談到了莫拉克風災新聞，張樹芬帶著諷刺又感嘆地說。看著新聞台上連續幾週不間斷的風災報導，讓她開始「想念」颱風前的社會新聞。

張樹芬認為，新聞不斷地重播受災畫面，不僅影響觀眾的心理，同時也放大災情造成人民的恐慌。「媒體要監督政府的後續作為，不該把所有新聞泛政治化。」她說，新聞應該關注災民的需求，報導災區重建發展和未來，而不是一窩蜂作譁眾取寵的報導。

另外，張樹芬看到了電視台記者冒著強風大雨，不顧生命安全地站在土石流的地方，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她表示，觀眾已經知道颱風帶來的災情嚴重性，記者不需要在危險的地方作現場報導，「萬一造成二次傷害怎麼辦？」她不禁為這些站在「第一線」的記者感到焦急。

文：卓曉青
媒觀志工
政大新聞系學生

文：劉惠中
媒觀志工
光復中學三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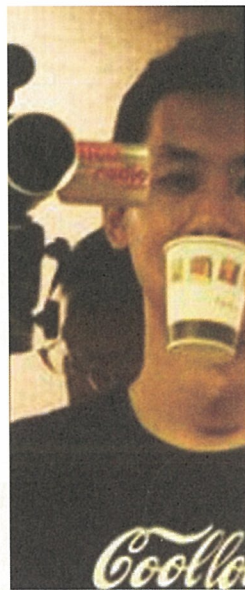
文：陳芃瑾
媒觀實習生
中正傳播所研究生

文：吳冠瑩
媒觀實習生
政大新聞系學生

Photograph by
Liao A-Jun on Flickr

網路時代下的災難報導

—專訪部落客龜趣來兮



文：劉惠中（媒觀志工、光復中學三年級）

今年八月初莫拉克風災重創台灣。除了主流媒體的大量報導

外，我們也可以藉此觀察網路媒介所扮演的角色，譬如莫拉克災情應變中心等協助整合救災資訊的網路平台，看看網路如何發揮比主流媒體速度更快的資訊整合。

部落客鄭國威認為，主流媒體在面對災難新聞報導時，通常是處於比較被動的角色，每次都等到災難發生了，才從台北派記者下去，只有少數的電視台有地方記者就派地方記者進入災區。由於這些主流媒體的記者是在一個臨時突發的狀態下進入災區，通常都是以一個台北的觀點在看地方發生的這些災害。此外，記者在第一時間處理災難報導時，沒有全面了解、也無有力分析，通常

習慣於用「災民」的角度看待災情。

他也發現，媒體一下子會把某些地方描述成災區，然後會用比較情緒性的、悲劇的、戲劇化的方式去呈現這些人，那當然也會穿插一些人情趣味得事情在災害裡面，有感人的、悲傷的、還有的是讓人喜悅的，而通常這些新聞的報導方式在當下能夠吸引閱聽者的關注，但是這些都是現象表面的追蹤報導。事實上，我們期待的媒體應該做的更多。

至今二〇〇九年，網路使用率已經非常普遍，因此所形成的網路社群也經過很多的訓練，無論是社會議題、觀光議題與災害資訊，都已讓許多網路社群自覺地迅速形成一股力量去做事。鄭國

歸認為網路媒體在公民新聞的呈現，某個程度上代表災區發聲的訊息。各種訊息傳至PTT、

plunk、facebook、twitter等網路平台，即時性與涵蓋範圍也早已超越主流媒體。但是在災難當時，人們除了想要消費資訊之外，其實更需要的是用這些資訊了主流媒體報導的限制。但是鄭

國威也認為，資訊傳播後，必須要落實為資訊骨幹。例如：許多災民在回報消息時，他們有沒有辦法有效傳到救難單位的資訊流裡面？如果某人在PTT發布哪些地方需要幫忙等訊息，但是救難單位沒有人會去看，而這就會變成是網友的一廂情願。

也就是說，我們以為發表了資訊在熱門的網站上就會有「人」去看，但是問題不在於「會不會有

人去看」，而是「訊息必須要直接與解決的人連結」，能夠解決問題的人，通常不直接面對民眾，他們通過119、救難專線這類的連結。但是專線電話已被佔滿，救難單位除了增補人力接電話、還要救災。使得救難系統非常複雜與混亂。

鄭國威表示，如果已知道這地方已有救援、或這裡派直升機過去、這裡道路不通、或是說這裡缺糧、或糧食太多等紛雜的訊息。當這些資訊無法傳達給鄉民或網路閱聽人時，救災資源形同浪費。兩方面資訊沒有串在一起，就造成有些地方物資已足夠但資源還是湧入的問題，或某人早已被救援，卻仍有上拜通電話指明說要救援某人。

鄭國威所屬的台灣數位文化協會，認之網路訊息紛雜且無人整理的困境，便決定派人力到各地的災害應變中心，負責連繫及監看網路資訊。也因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之前曾與政府單位合作過程鄉數位落差計畫。所以可以快速地經由這台南縣引介至屏東縣、高雄縣、嘉義縣等地，透過這些地方進駐到各地的災害應變中心，他們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消息，也同時成為了一個橋樑，負責監看PTT跟災難資訊網站，因為那時出現很多救災網站，但那時救災人員他們沒有時間也不能會去看，所以真正做到串連政府跟民間兩方面的只有是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其他的網站則是提供資訊源。

資訊必須被整理，並傳達給會去幫助的人，不然資訊就沒有意義。政府體制下的救災人力並不會去看PTT、twitter或是facebook，他們只會接119緊急電話，並且直接救災。

鄭國威表示，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用了很多人工跟程式來做資訊的收集跟歸納，以求速達救災任務。他們用程式去撈blog、plurk、facebook、PTT等救災資訊，撈到之後靠的是人工整理，因為只有人才可以判斷資訊的真假，判斷哪些已回報、哪些已解決。而其實這些程式都是現成的，都是一般網路使用者常用的程式，所以這次緊急狀況下，就可以馬上把現有的東西馬上套用上去。電視一直在播報，不論

是影像、跑馬燈，但這些都只是在消費我們的情緒，而許多平面媒體的網站它們也沒有做這些資訊串連事情，所以這一塊是必須要有人做。

鄭國威舉了有關網路資訊傳散的有趣例子：在英國有個小女孩掉到水溝裡卻沒有人發現，但是他有手機，而第一個舉動是用手機上facebook說他現在困在水溝裡，但我們也不能說他笨，因為他習慣遇到事情就用手機上facebook來傳遞訊息，這情況就跟我們網友遇到事情的時，第一手訊息就放到PTT的情況類似，而也有些是因為這些網友他們打電話災難中心他們沒有得到回應，所以就將訊息放上網站，但這也造成了資訊的渲染，所以問

題就在於，政府有沒有辦法做一個系統，跟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一樣，去塞網路上的資訊，然後去對比電話上的訊息，讓資訊能更有效率的流通。

災害當時的搶救非常重要，但是災害過後的重建、未來如何預防，更需要讓相關的資訊有效的被人民跟政府了解，更重要的是，如何不要有下次這麼嚴重的事情發生則是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希望可以持續關注的。所以台灣數位文化中心目前接受政府單位的邀請，與部分民間單位、NGO合作，希望未來政府得以建立這些資訊骨幹。從災害開始到重建，這些資訊都是可以共享的，而這些就是協會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twitter

Facebook

PTT

119

Blog

Photograph by
Jon@th@nC
on Flickr

災難新聞中的記者角色與創傷

— 主持人：管中祥、蔡蕙如
 — 節目製作：許婉鈴
 — 來賓：許瓊文（政大廣電系副教授）、吳姓記者
 — 播出時間：十月十六日（五）下午六點十分至七點
 — 頻道：教育電台（全國聯播）

文：陳琬尹（師大公領系學生、媒觀志工）

八八水災，發生至今兩個月的時間，重建的漫漫長路正要展開，然而除了硬體的層面之外，心理的療傷過程，更是重要。在這次水災的新聞媒體報導中，我們看見許多媒體工作者，挺進災區現場，作出許多第一手的報導，其中不乏怵目驚心的畫面；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即在八八水災發生之際，發表聲明，針對媒體消費災民的報導方式，表示批評，另一方面，也提醒媒體經營者特別注意記者在災區現場的安危，以及災後記者心理重建的過程。

在這次的節目當中，邀請政大廣電系許瓊文副教授與一名吳姓記者，來談談災難新聞中，記者的角色與創傷。

首先，談一篇許老師的文章「挺進文化的省思」，「挺進」指的是現今新聞工作者求「衝」求「現場獨家畫面」的競爭文化，而這樣的媒體工作文化，對於其實從未受過救難訓練、心理建設的記者而言，要直接赤裸裸的將自己暴露災害現場，其身體與心理可能造成的創傷，將不可低估。除了可能妨礙救援，成為被救援的對象之外，另一方面，總部長官對第一線記者的鼓勵與暗示，無疑給予挺進災區的記者一股無形的競爭壓力；反觀災難現場，亦無共享特定畫面的機制，導致記者們緊隨救難人員，不願錯過任何畫面，也不記得顧及自身安全。

同樣是第一線人員社工師、警察、消防人員、檢警……均接受

過進入第一線現場，所需具備的基本素養訓練，然而，第一線的記者，同樣每一天都需要挺進相同的災難現場，卻沒有受過任何相關訓練，並且工作的機構與環境，往往也無提供類似的心理諮商單位。

從事新聞行業十餘年的吳姓記者，分享記者生涯中與家屬於火災現場的近距離接觸，以及採訪華航大園空難、0101澎湖空難：這些親臨災難現場的震撼，吳記者提到：「這種傷害有時候是潛移默化的，被累積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出來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受到傷害，看過許多大喜大悲，開始對比

較多的事都很淡然，甚至有點冷血，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一種傷害。」

最後，許瓊文老師提到，這是台灣傳播教育很少碰觸到的一塊，甚至許多記者認為我若不敢去面對這樣的採訪，我就不是一個好的記者，然而，這就是創傷的來源，並且使其無法回頭思考如何保護自己。目前，台灣已有傳播科系開始著力新聞創傷的課程發展（創傷新聞網），在這之前，同業之間的互助力量，正向的經驗傳承，便顯得相當重要，而每個記者也須體認到自己的特質，並非一味跟著「衝」新聞。

— 媒體觀察站線上收聽：

www.radio.mediawatch.org.tw

發揮互助與守望的力量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 主持人：管中祥、蔡蕙如
- 節目製作：許婉鈴
- 來賓：陳順孝（輔大傳播學系副教授、莫拉克新聞網發起人之一）
- 播出時間：十月二十三日（五）下午六點十分至七點
- 頻道：教育電台（全國聯播）

文：陳琬尹（師大公領系學生、媒觀志工）

八月八號，對台灣而言不只是父親節而已，莫拉克風災的影響，已在台灣人心中造成難以忘懷的傷痛，媒體當時大幅的報導，災區救難情形、災民、官員、大企業：在此次災害中的反應，但是，搶救結束之後，重建正要開始，而主流媒體的熱度卻開始退減。事實上，已有一群社區工作者、獨立媒體工作者、大學老師：在災區架設莫拉克獨立新聞網（www.88news.org），

而癱瘓緩慢；讓人感動的是，許多台灣部落客利用 Google Reader 記錄災情、台灣數位協會成立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以集體的力，把網路上和災民通報的訊息彙整，再與中央和地方的防災應變中心取得聯繫，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匯集資訊，釐清各種情境，在向外發部和回報。除了台灣部落客協會、台灣數位協會外，還有許多 Ptt 和其他網友，都用自己的方式出一份力。

阿孝老師身為一個網路媒體的長久以來的觀察者，甚至參與者，談到近幾年樂生、野草莓、南亞海嘯：社會運動與救災，在形式、作法上的異同之處；最大的共同的是 Web 2.0 所形成新的傳播體系，其在於每一個擁有網路的人都可以參與共同編輯，而非

記者、專家學者能夠參與，共同編輯的特色，使得分散各地的參與者，能夠有快速良好的連結，不僅在訊息交換上有很好的便利性，更可以共同在網路上直接推動。

眾人參與、相互連結、遠端協作這三個條件之下，可以看到台灣的網路社會運動、公益行動，是不斷在進化的。

莫拉克獨立新聞網發起過程。由九二一後，長期投入災區，耕耘社區營造的馮小非在此次風災之後，觀察到各個媒體報導固然很多，熱度減退之後，很多關鍵的重建議題才正要展開，例如：居民的安置、遷村的各種問題、跳過中繼屋直接件永有屋：；旗美社大主任張正揚，因於此次旗

美也是災區的一部分，並且意識到網路能夠在重建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於是在遠端協力的概念下，有意將在地工作者與遠方人力資源作串聯。

而網站議題的分類的主要概念是「區域」，期待對災區進行長期的觀察與紀錄，包括災民的安置，環境生態的變遷，社區的重建狀況，並且進行善款運用的監督，是否能充分發揮效果與符合災民需求。由於九二一地震，許多人投入的救災經驗與政府的重建過程，無留下完整的記錄。也藉由此網站紀錄長期的變遷，每個階段的發展，作為災區長久的資料。

— 媒體觀察站線上收聽：

www.radio.mediawatch.org.tw

集體力量不容小覷

— 簡介公民新聞平台

文：李怡慧（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

隨著紀錄工具普及，線上公民新聞網站也越來越蓬勃發展，目前線上公民新聞網站，大致上皆是利用使用者提供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方式，對於內容要求不一：有的甚至不需文字，只要上傳照片也可能成為一篇新聞內容；有的網站則刻意維持網站內容的專業度，即便只是所謂的「公民新聞」。然而無論何種經營方式，皆不斷地挑戰傳統新聞媒體的運作方式。

在網路媒體的發展趨勢上，大致在西元二〇〇〇年時標誌了一個從Me朝向WE的方向，從一九七八年的BBS到目前五花八門的社群網站顯示已經沒有人從個體的角度看待網路媒介，而wiki或者公民新聞網站更可說是社群概念在網路世界發揮的極大化。

街頭新聞學的 Demotix

一進入Demotix的網站，就可以明顯感受這個媒體與一般公民新聞網站的差異，新聞攝影幾乎佔據了整個網站的版面。Demotix是一個以影像為主的公民新聞平台，讓使用者上傳拍攝到的新聞事件。除此之外，Demotix也中介攝影者與主流媒體，比方說Demotix與許多主流媒體合作，包括泰晤士報、費加洛報、BBC、世界報（法國）、衛報等，Demotix提供新聞攝影供主流媒體使用，但版權仍屬拍攝者所有，所得利潤則對半分，用來維持Demotix的日常經營。

在內容上，雖然以影像為主，Demotix則有意地維持影像的專業品質。比方說，想要購買照片的媒體，可以透過FTP訂閱影像，Demotix的編輯則會依照類別挑選之後，才會發送這些影像給訂閱者，訂閱者經過挑選之後再向Demotix購買。

不過Demotix不僅是媒體或者新聞

自由」（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to know）這樣的宗旨，Demotix這個字來自希臘文，指的就是「人民」（the people）所以，Demotix的執行長則認為，「街頭新聞」比「公民新聞」更適合描述他們，街頭新聞可以強調跟主流媒體相比之下，更平等與開放的編輯環境。

公民新聞是個好生意？

相較於Domotix的執行者有意維持影像的專業程度，NowPublic則是一般人比較容易上手的公民新聞平台，使用者甚至不需要書寫一段完整的描述，只要貼上一張相片也可以被當做一則新聞。好比莫拉克風災時，也有公民記者張貼關於莫拉克的新聞，內容僅張貼一張照片。

門檻較低也使得Nowpublic的報導者人數成長迅速，截至二〇〇九年九月，根據Nowpublic創辦人也是執行長Leonard Brody的說法，至今已擁有十八萬五千位，

來自全世界一百六十多個國家的報導者，分享他們所見到的任何新聞，傳遞給地球另一方的觀眾閱覽。這樣的時效性與地域的廣度讓 Leonard Brody 認為 Nowpublic 將會是下一個世代的新聞通訊社 (news agency)。

這也讓許多投資者看好公民新聞網站商業發展的前景，讓 Nowpublic 在二〇〇五年時獲得了一千兩百萬美元的投資，在二〇〇九年更以兩千五百萬美元賣給了美國的公民新聞網站 Examiner.com。不過，這樣的商業模式也使得批評者認為：「Nowpublic 販售使用者提供的新聞與權利，而如今當新聞用以商業用途時，也應該分配給報導者特定比例或者固定的金額。」

這也讓公民新聞網站基本上以集體外包 (crowdsourcing) 的運作模式受到質疑與挑戰，就好比一個媒體在全世界各地都不需給付薪水的記者，不定時提供來各地的資訊。不過不同的媒體運作方式也各異，如 Domotix 會將新聞影像

販售的利潤均分，Nowpublic 的執行長 Leonard Brody 在二〇〇七年的受訪內容中，則認為「不需付費給寫作者」，而韓國在二〇〇〇就成立的老牌公民新聞網站 Ohmynews，運作的方式則是讓收看新聞的讀者自由捐給作者，讓讀者決定該則新聞的稿費，然而這樣的運作方式成功的例子似乎不多，而即使到現在，Ohmynews 本身在經費來源上仍多需仰賴廣告。

公民新聞網站由於匯聚了眾人的力量，變成了 Web 2.0 時代的資訊節點。過去，新聞網站尚需提供內容，Web 2.0 時代下的新聞網站，經營者甚至不需提供內容，只需提供一個友善的平台讓使用者上傳就能夠經營，甚至獲利。

知與言的自由

前文提到 DEMOTIX 的宗旨在於知與言的自由，而全球之聲 (Global Voices) 則是更為積極地將這樣的精神實踐在計畫當中。全球之聲

致力於各個國家被主流媒體忽略的一般民眾的聲音，將他們彙整並且有許多來自全世界的志工翻譯成各種語言。

然而，全球之聲慢慢發現有許多國家的人表達意見時會受到許多阻礙，或者無法在網路世界裡自由地獲取想要知道的訊息。於是全球之聲開啟 Global Voices ADVOCACY 計畫，宗旨在於捍衛言論自由並且對抗網路審查。

這個計畫有以下子計畫：利用 Google 地圖秀出全球 web 2.0 網站遭封鎖情況 (Access Denied Map)、展示被封鎖的頁面 (Blockpages)、博客有理 (Guide: Blog for a Cause)、測試資訊封鎖 (403 Checker)、如何利用 Wordpress 與 Tor 匿名寫 Blog (Anonymous Blogging with Wordpress & Tor)。

這些計畫中，「博客有理」告訴你如何聲援被逮捕的部落客，或者抗議某個不合理的事件，並且獲得公

眾的注意。但是也同時舉例告訴你莽撞的聲援反而會帶來反效果，讓部落客的處境更加危險。

Blockpages 計畫中，可以看到許多國家封鎖特定頁面出現的錯誤訊息。別以為這些網站被封鎖的原因，是他們提供了刺激或者暴力的訊息，有時只是我們經常前往的 Youtube。甚至在巴基斯坦，雖然使用者能夠進入 Youtube 的首頁，但是卻無法進入特定帳號的頁面。這些提示網頁錯誤的訊息五花八門，比方說馬來西亞封鎖了一個新聞網站，明明在其他地方能夠瀏覽，在馬來西亞瀏覽器卻會告訴你找不到這個網址。顯示網路世界似乎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自由，在許多國家似乎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http://gi.gaom.com/2007/07/29/nowpublic/
http://news.cnet.com/8301-13508-3-9752047-19.html
(最後瀏覽時間 2009/10/21)
http://en.kioskea.net/actualites/examiner-com-buys-citizen-journalist-site-nowpublic-13617-actualite.php3
(最後瀏覽時間 2009/10/21)

▼與公民新聞息息相關的兩個關鍵詞

1. 使用者產生內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

使用者產生內容這個詞彙在二〇〇五年開始大量出現於網路媒體中，意指原來應該是該媒體的使用者反而替該「媒體」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內容。好比使用者在網路上的觀看YouTube時，其實是觀看來自全世界的「觀眾」所提供的YouTube影片。或者說，我們在許多提供部落格服務的平台上面寫文章，這些內容與資訊也同時變成這些部落格服務的一部分。

許多網站都是仰賴使用者提供內容的經營方式，

好比說YouTube、Myspace、Digg、Flickr以及Wikipedia等等。

2. 集體外包 Crowdsourcing

公民新聞的重要基礎也是來自這個「使用者產生內容」的概念，許多網站使用者每日記下他們身邊發生的事情，上傳照片撰寫文章，豐富該新聞網站的內容，而公民新聞的開放平台也就使得每個前來觀看新聞的使用者，都變成了潛在的內容提供者。

這個概念於二〇〇六年由Jeff Howe於Wired雜誌提出，指的是將傳統上由內部員工或者外部承包商所做的工作外包給一個大型的、沒有清晰界限的群體去執行。雖然在網路上利用集體的力完成開發系統等工作已經不是新鮮事，但是集體外包的更大意義在於，原本企業需要花錢去做的工作，企業的用户卻願意無償執行。

這種現象也不僅出現在網路世界，例如莫拉客風災時，許多新聞頻道徵求災區的畫面，當民眾將

畫面無償提供給新聞頻道的同時，新聞頻道也省下了前往災區的費用，並且獲得民眾自願提供的「第一手資料」。

於是論者認為許多公民新聞平台其實扮演了將新聞工作外包出去的角色，如前文所提及，彷彿在全世界都有無償的記者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素材，讓主流媒體直接取用。從這個觀點來看，對於主流媒體而言，過去被認為會改變新聞運作方式的公民新聞似乎不會威脅他們，主流媒體反而更樂見公民新聞成長，甚至許多主流媒體也紛紛設置自己的公民新聞平台。



九十八年度七至九月媒觀行腳

- 07/02 ◎ 媒改年鑑志工招募截止。
- ◎ 板橋社區大學成果展。
- 07/08 ◎ 演講：公共電視peopo公民記者營隊談「公民意識與公民新聞」。
- ◎ 政大新聞營演講。
- 07/09 ⊕ 媒改年鑑讀書會志工相見歡。
- ⊕ 媒觀志工會議。
- 07/13 ◎ 兒少新聞志工作坊演講。
- 07/14 ◎ 98年第3季優質兒少節目創新高 暑假收視選擇多新聞稿。
- 07/16 ⊕ 媒改年鑑讀書會（1）。
- 07/17 ◎ 呼籲自由時報、蘋果日報應對不當處理新聞圖片致歉新聞稿。
- 07/22 ◎ 嘉義市社區影像人才培訓的課程。
- 07/23 ⊕ 媒改年鑑讀書會（2）。
- 07/29 ◎ 金陵女中演講。
- 07/30 ⊕ 媒改年鑑讀書會（3）。
- 08/04 ◎ 長老會總會演講。
- 08/05 ◎ 公視演講：公民意識與公民新聞。
- 08/06 ⊕ 媒改年鑑讀書會（4）。
- 08/10 ◎ 呼籲媒體報導颱風災害新聞時勿消費受難者新聞稿。
- 08/12 ◎ 福和國中演講。
- 08/13 ⊕ 媒改年鑑讀書會（5）。
- 08/18 ◎ 正心高中演講。
- ⊕ 媒觀志工會議。
- 08/19 ◎ 文化大學傳播學院大陸傳播研究生參訪團到訪。
- ◎ 「假救災之名，行自我宣傳之實」
- 譴責政府機關違背緊急災害徵用頻道精神新聞稿。
- 08/20 ⊕ 媒改年鑑讀書會（6）。
- 08/25 ◎ 針對近來公視董事會相關爭議，媒體改造學社、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聲明稿。
- 08/26 ◎ 安康中學演講。
- 08/27 ◎ 新台灣人基金會大專院校民主研習營學員到訪。
- 08/28 ⊕ 媒改年鑑演講活動：工運年鑑編撰經驗分享。
- 09/03 ⊕ 媒改年鑑讀書會（7）。
- 09/09 ◎ 板橋社大影像記錄社：報導咱在地的故事（1）。
- 09/10 ◎ 板橋社大搞懂媒體：做個獨立特派員（1）。
- ⊕ 媒改年鑑讀書會（8）。
- 09/16 ◎ 板橋社大影像記錄社：報導咱在地的故事（2）。
- 09/17 ◎ 板橋社大 搞懂媒體：做個獨立特派員（2）
- 09/19 ◎ 小小書房演講。
- 09/23 ◎ 板橋社大影像記錄社：報導咱在地的故事（3）。
- 09/24 ◎ 板橋社大 搞懂媒體：做個獨立特派員（3）。
- ◎ 「大鯨魚對付小蝦米 年代解雇又提告員工」
- 媒觀、記協、勞陣等團體至台北地檢署前聲援記者會。
- ◎ 福和國中演講：別讓媒體綁架你的孩子。
- 09/25 ◎ 基隆正濱國小演講。
- 09/26 ◎ 沙崙國小演講。
- 09/30 ◎ 「媒體報導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兒少保護事件新聞守則推廣計畫」座談會
- 世新大學場次。
- ◎ 板橋社大影像記錄社：報導咱在地的故事（4）。

整理：吳儒佳

※每週五18:10-19:00教育廣播電台製播「媒體觀察站」
 ※發行媒體觀察電子報＋不定期特刊

贊助媒觀 · 改革媒體
讓我們一起鬥陣相挺

五百元贊助媒觀 · 哈燒會訊寄到家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電話：02-2364-3062
傳真：02-2364-3032
郵政劃撥帳號：19419651
網址：www.mediawatch.org.tw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0號6樓之一



to be continued...

